大乘顯識經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佛教典籍

大乘顯識經　唐
譯者：地婆訶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

大乘寶積部．第0049部

大乘顯識經二卷

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詔譯

大乘顯識經卷上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薄伽梵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皆阿羅漢諸漏已盡，無復煩惱逮得自在，心善解脫，慧善解脫，於去來今照了無礙，是大那伽，如佛之教所作已辦，棄大重擔獲於己利，已斷流轉生死有苦，以正智力，善知眾生心之所趣。如是大聲聞眾，長老舍利弗而為上首。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眾，俱在會集。

爾時，諸比丘在世尊所，多有疲睡，失容阿委不能自持。於是世尊，面門暉發如蓮花開。時諸比丘，咸悉醒悟各自嚴正，作如是念：「今佛世尊，顏容暉煥面光照朗，欲開何法眼作大饒益？」

爾時，賢護勝上童真，修容豐美，柔和光澤，色相具足，六萬商主前後圍繞，侍從

轟郁聲如地震，來詣佛所。見佛世尊寂靜安隱眾德之藏，巍巍赫朗如大金樹，深心信重，合掌思惟，作如是念：「眾共稱讚，佛一切智普見一切。是如來阿羅訶正等覺，誠實不虛。」頂禮佛足諦視而住。

佛見賢護，舉身放光流照賢護。賢護爾時便獲無畏，繞佛三匝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悲愍教授，我今始於佛所得淨信心，心希妙法欲有所問。而我久處生死，溺煩惱苦亂念紛雜，於戒等業無作冥資。雖心奇重，我今不知，於此愚惑疑網之中，如何超出得度生死？世尊是一切智普見一切，佛出甚難希有逢遇！如如意珠施眾生樂，佛是大如意寶，一切眾生咸由依佛，得大安樂，是大父母、眾生善本，因佛父母得見正路。唯願悲愍開曉疑闇！」

佛告賢護：「汝有所疑，恣汝意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爾時，賢護蒙佛聽許，心專請問在一面住。

時，長老阿難見賢護童真，姿容暉澤色相具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未曾有也！此賢護童真，有大福德光色豐盛，諸王威相咸蔽不現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此賢護勝上童真福業所致，雖處人間受天勝果，安寧適樂歡娛嬉戲，暢悅恣心猶如帝釋。閻浮提中，唯除月實童真，更無比者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賢護童真，果報資用宿植善根，唯願為說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賢護現受樂報資用廣大，及宿勝因，汝今當聽。阿難，此賢護童真，六萬商主資產豐饒金寶盈積，恭敬受教，隨逐奉事。六萬床座敷設臥具、氈褥繒綺、並倚枕等，雜色暉發妙麗莊嚴，俱羅帷幕及憍奢耶，火浣幣帛支那安輸，周匝施布眾寶雕間，相宣煥爛交錯如畫。六萬妓女被服安輸眾色間雜，金寶瓔飾鮮華炫麗光彩耀目，其觸細軟如天迦遮，輕重隨心適稱情意，戲容笑語歌唱相娛，閒婉嚴潔柔敬事主，於他人所心絕愛慾，慚恥低首或覆頭為容，肌膚平滿柔軟細滑，手足支節踝等骨脈咸悉不現，齒白齊密發紺右旋，如削蠟成如工畫作，氏族華望名譽流遠，如是婦人而為侍從。又有六萬供食婦人，飯餅諸物種種異色，香味調美如天肴膳，飲具八德見令心悅，寧身適意不勞而熟，是福之食應心而至，滌淨擁穢去諸病惡。庭宇台樓具足六萬摩尼真珠琉璃諸珍羅布垂飾，眾寶間鈿行列端美，綺彩蒙懸綴以鈴鐸，隨風飄揚鏗鏘和發，地若琉璃現眾影像，雜花散佈清涼快樂，遨遊棲息暢心適志。又有細腰般拏箜篌長笛銅鈸清歌，種

種音聲數凡六萬，美聲調潤響亮聞遠，喧囂雜作震警方域，福業所致歡樂不絕。鴿等諸鳥飛翔游集，異聲間和暢心悅耳。藤蔓眾花縈緣台閣，鮮葩標秀蓊鬱暉煥，鈴鐸樂器響若天宮。房廊昭晰，如須彌窟神藥流照。有六萬城高牆峻峙樓櫓備設，街街布列四衢三達。美麗填溢諸方湊集，種種服飾種種言語，法制萬差殊容異狀，奇貨列肆商侶百千，交易囂喧聲震城域。園林郁茂大樹小樹，藤蔓卉藥眾花競發，清波環映間錯光鮮粲如舒錦。象馬車乘其眾百千，往還不絕充遍城邑。阿難，六萬城中名德高人，及諸豪富並諸商主，日日稱讚賢護童真，播揚聲德，虔恭合掌禮拜修敬。嬌薩羅國波斯匿王福力富盛，比之賢護狀類貧下。月實童真，無量百千妓從侍繞，恭敬奉事愛悅歡戲眾樂所依，雖天帝釋百千萬倍不及月實。賢護童真，容色豐美富有自在，安寧適樂亦百千萬倍不及月實。斯皆宿福所感，非力致也。阿難，賢護童真，又有如意寶輅天寶雕嚴，光暉赫爛天金金剛光玉日受，種種諸寶鈿廁間錯麗若觀星，運速如風如金翅飛。乘此寶輅，寶洲等所應念而至，身不疲勞戲樂而返。」

是時，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「賢護童真，種何善根，修何福業，資產廣大受大樂報，宮室妙麗，寶輅奇特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賢護童真，由先於佛法中修植福業，故今獲此廣大樂報。過去有佛，名曰樂光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賢護爾時於彼佛法之中出家作比丘，名曰法髻，多虧戒行，然善講說修多羅、阿毗達摩、毗奈耶等，三藏深教咸悉明達，常為眾生宣暢敷演，法施不絕美音深重，正直高亮剖析明辯，聽者歡喜聞所說法思惟修行，脫惡趣者其數無量。阿難，法髻比丘以法施功德，於九十劫受天人報。又見清淨持戒比丘身羸瘦瘠，恆施飲食及屣履等，殷重誠徹淨心佈施，故今獲此大富樂報，勝妙宮室、奇特寶輅。又遇迦葉如來，示教指誨而告之曰：『汝於未來釋迦牟尼佛所，當得授記。』故今見我，我為說法而成熟之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賢護勝上童真，如是財富金寶盈積豪盛自在，謙柔卑下無憍驁心，甚為奇特！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，大智不於財寶欲樂而生矜驁。賢護久修善行，善法所資常食福果。」

賢護蒙佛、阿難共稱嘆已，恭敬合掌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憐愍攝護一切眾生，欲少請問，願垂聽許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我先聽汝！汝有所疑，今恣汝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，眾生雖知有識，如寶閉在篋中不顯不知。世尊，不知此識作何形狀？何故名識？眾生死時手足亂動，眼色變異制不自由，諸根喪滅，諸大乖離，識遷於身去至何所？自性如何作何色相？云何舍離此身更受余身？云何身份棄之於此，而牽諸入獲當來報，受種種身差別不同？世尊，云何眾生身謝滅已更生諸入？云何今生積聚福業來生得之，今身為福當來身食？云何識能滋長於身？云何識入隨身轉變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賢護，善哉善問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唯然奉教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識之運轉遷滅往來，猶如風大，無色無形不可顯現，而能發動萬物示眾殊狀，或搖振林木摧折破裂出大音聲，或為冷為熱觸眾生身作苦作樂。風無手足面目形容，亦無黑白黃赤諸色。賢護，識界亦爾，無色無形無光明顯現，以因緣故顯示種種功用殊異。當知受、覺、法界亦復如是無色無形，以因緣故顯發功用。

「賢護，眾生死此，受覺法界、識界皆舍離身，識運受、覺、法界受余身者，譬如風大吹眾妙花，花住於此香流至遠，風體不取妙花之香，香體、風體及與身根俱無形色，而非風力香不遠至。賢護，眾生身死，識持受、覺、法界以至他生，因父母緣而識托之，受、覺、法界皆隨於識亦復如是。如從花勝力而鼻有嗅，從嗅勝力而得香境。又如從風身勝力得風色觸，因風力香得至遠。如是從識有受，從受有覺，從覺有法，遂能了知善與不善。賢護，又如畫工料理壁板，諸所畫處如法端潔，隨意所為圖繪眾像，則工之識智俱無形色，而為種種奇容異狀。如是識智無形而生六色，謂因眼見色眼識無形，因耳聞聲聲無形色，因鼻知香香無形色，因舌知味味無形色，因身知觸觸無形色；法入諸境皆悉無形，識無形色亦復如是。賢護，識棄此身受他生者，眾生死時，識為業障所纏，報盡命終猶如滅定阿羅漢識。如阿羅漢入滅盡定，其阿羅漢識從身滅轉；如是死者之識棄身及界，乘於念力而作是知，彼如是：『我某乙生平所作事業，臨終咸現憶念明了，身之與心二受逼切。』

「賢護，識是何義？識名為種，能生眾類雜報身芽，知覺想念同苞於識，知苦知樂、知惡知善及善惡境，故名為識。如汝所問，云何識離此身而受余報？賢護，識之遷身，如面之像現之於鏡，如印之文顯之於泥。譬如日出，光之所及眾闇咸除，日沒光謝闇便

如故，闇無形質非常無常能得其處；識亦如是，無質無形因受想顯，識在於身如闇之體，視不可見不可執持。如母懷子，不能自知是男是女，黑白黃色根具不具，手足耳目類與不類，飲食熱刺其子便動覺知苦痛；眾生來去屈伸視瞬，語笑談說擔運負重，作諸事業識相具顯，而不能知識之所在，止於身中不知其狀。賢護，識之自性遍入諸處，不為諸處之所染污。六根、六境、五煩惱陰，識遍止之不為其染，由此而顯識之事用。賢護，如木機關係執一所作種種業，或行走騰躍、或跳擲戲舞。於意云何？機關所作是誰之力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智慧狹淺，非能決了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當知皆是作業之力！作業無形，但智運耳！如是身之機關，以識之力作諸事業。仙通、乾闥婆、龍、神、人、天、阿修羅等，種種趣業咸悉依之。識能生身，如工作機關。識無形質，普持法界智力具足，乃至能知宿命之事。譬如日光，惡業眾生及諸不淨，死屍臭穢無偏等照，不為諸惡之所污染；識亦如是，雖處豬狗食不淨類諸惡趣身，而不為彼之所染污。賢護，識舍此身隨善惡業遷受余報，譬如風大出深山邃谷，入於薝蔔眾香之林，其風便香；經於糞穢死屍臭惡穢污之所，其風便臭。若風香臭俱至，風則香臭並兼，盛者先顯。風無形質，香臭無形，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。識棄此身持善惡業，遷受余報亦復如是，猶彼風大持物香臭致於他所。又如人夢見眾色像種種事業，而不自知安眠而臥。福德之人命盡識遷，亦復如是安隱不覺，如夢遷化無所恐懼。識之遷出不由喉口及諸竅穴，莫測所從，莫知徑戶。」

爾時，賢護勝上童真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雞鵝等子，其卵未熟，周匝細密，識從何入？子死卵中，卵殼不破無隙無竅，識從何出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，譬如烏麻薝蔔花熏，其油香美名薝蔔油，與凡麻油好惡殊隔。油先無香，以花熏種油遂成香。香不破麻而入，亦不破麻而出，復無形質留止油內，但以因緣力故，香遷油內油成香澤。雞鵝子識入出於卵，亦復如是，如薝蔔香遷於油內。識之遷運，如日流光，如摩尼照，如木生火。又如種子，種之於地體化地中，芽苗莖葉備顯於外，生白不白赤等雜色種種之花，種種力味成熟，所為種種差別，同一大地等資四大，各隨其種所生便異。如是一識法界，生於一切生死之身，或黑或白或黃赤等，淳和嗔暴種種殊品。賢護，識無手足、無支節言語，由法界中念力強大，眾生死時識棄此身，識與念力為來生種，即離於識不得法界，離於法界亦不得識，識與風大微妙念界、受界、法界和合而遷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若如是者，云何世尊說識無色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，色有二種：一內、二外。內謂眼識，眼則為外；如是耳識為內，耳則為外；鼻識為內，鼻則為外；舌識為內，舌則為外；身識為內，身則為外。賢護，如生盲人夢見美色，手足面目形容姝麗，便於夢中生大愛悅，及睡覺已冥無所見。夜盡晝明人眾聚會，盲者遂說夢中樂事：『我見麗人姿容殊絕，園觀華茂人眾百千，嚴飾嬉戲肌膚光澤，肩髆緊滿，臂長而圓猶如象鼻。我於夢中獲大快樂！』適心喜嘆。賢護，此生盲人未曾見物，云何夢中而能見色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唯願開示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夢中見者名內眼所，是慧分別，非肉眼見。其內眼所以念力故，盲者夢中須臾而現，復以念力覺而憶之，識之內色亦復如是。複次，賢護，身死識遷，猶如種子棄在地中，四大攝持，苗莖枝葉漸次遷化。識為念、受、善、不善等四法攝持，棄身遷化亦復如是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善不善法攝持於識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，譬如妙頗梨寶，隨所處物若黑若白，寶色隨物成白成黑；善不善法攝持於識亦復如是，隨所攝持成善不善遷化受報。」

賢護復白佛言：「此身云何稟受於識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，此識無積無聚亦無生長。譬如芽生，非種不變而生，亦非種壞而生，然芽生時種則變毀。賢護，於意云何？其芽所在止於何處？子耶？枝耶？莖柯葉耶？止樹頭耶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，芽無所止。」

「如是，賢護，識之在身止無處所，非眼、非耳鼻舌身等。種生芽時，如識微覺；乃至花結合時，如識有受；含開花發，時至結果，如識有身。識之生身遍身支體，求識所止莫得其所。若除於識，身則不生。如樹果熟，堪為將來樹之種子，非不熟者。如是

報熟身死，識種便現，因識有受，因受有愛，繫著於愛便生於念，識攝取念隨善惡業，與風大並知念父母，因緣合對識便托之。如人面影現之於鏡，非淨非明面像不現，鏡明面對影像乃現，鏡中之像無受無念，而隨人身屈伸俯仰，開口談謔，行來進止，種種運動。賢護，影像現誰之力也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是人之力，由有面故而有面影，影像之色如面之色，根具不具咸悉如面。」

佛言：「面為影因，鏡為影緣，因緣和合故有影現。由識因故，有受想行及諸心所。父母為緣，因緣和合而有身現。如彼身鏡，鏡中之影身去影滅，身持影像，或別現於水等之中；識棄此身持善惡業，遷受余報亦復如是。又如尼瞿陀烏曇婆等種子，雖小能生大樹；樹復生子，子棄故樹更生新樹；故樹經久質力衰微，味液銷竭乾枯腐朽。如是諸小生類，其識棄身乘己之業，或受種種諸類大身。又如大麥、小麥、烏麻、菉豆及摩沙等，種種子實皆以種故，芽莖花實生長成熟；如是由有識故，隨遷生類即便有覺，由覺有受，持善惡業受種種身。又如蜂止花愛樂戀著，唼吮花味以自資養，蜂棄此花更處余花，或棄香入臭，或棄臭入香，隨其所在莫不自愛戀結貪著；識亦如是，以福業故獲諸天身受勝樂果，或棄天身，以惡業故獲地獄報受眾苦果，輪迴遷轉為種種身。識如郁金紅藍芬陀利等其子皆白，破其子中不見芽花、不見異色，種之於地以水潤液便有芽等，順時滋長花果敷榮，或赤或白種種之色，色與芽等不在子中，然離於子皆不得生。識棄身已，肉身容貌諸根諸入，識中不見，因緣和合，識以妙視妙聞聲觸味法及以念入，知已所造善惡等業以取身報。如蠶作繭，自作自纏；於中遷化識亦如是，識自生身還自纏裹，自棄捨身更受余報。由有種故有色香味，識棄捨身隨其所遷，諸根境界受及法界，皆悉隨之。如如意珠隨其所在樂具皆隨，如日所在光明皆隨；識亦如是，隨其所遷受覺與想，及法界等皆悉隨之。識棄捨身攝一切性，色因為身，無骨肉身，有諸根故，有受妙念知取善惡，知棗石榴庵羅庵勒鼻螺渴賢劫必他等種種之果，或辛或苦或酸或甜或鹼或澀，味力各別消熟所資其功不一。及果壞已，味力隨種遷化而生。如是識種隨其所遷，受念善惡咸悉隨之，知棄此身受余報身，故名為識。知善惡業，知業隨我，知我持業遷化受報，故名為識。身之所為咸悉知之，故名為識。譬如風大，無形可取，無質可持，以因緣故作諸事業，表有風大持冷持熱，運香運臭搖振林木，或鼓扇摧擊。如是識無形質，非視聽所取，以因緣故識相具顯。由識持身身知苦樂，光色充盛行來進止，言笑歡憂事業昭著，當知有識。」

大乘顯識經卷下

爾時，會中有月實勝上童真，從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見色因？云何見欲因？云何見見因？云何見戒取因？」

佛告月實：「智見智境，愚見愚境。智者見諸姝麗美色，了知穢惡，唯是肉段、筋骨膿血、大脈小脈、大腸小腸、[月+冊]液腦膜、腎心脾膽、肝肺肚胃、生藏熟藏、黃痰涕唾、發須毛爪、大小便利、薄皮裹之，不淨污露可畏可惡。凡所有色皆四大生，是為色因。月實，如父母生身，身之堅硬為地大，流潤為水大，暖熟為火大，飄動為風大，有所覺知念及聲香味觸等界，斯皆為識。」

月實童真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將死之時，云何識舍於身？云何識遷於身？云何識知今舍此身？」

佛告月實：「眾生隨業獲報，識流相續持身不絕，期畢報終，識棄捨身隨業遷受。譬如水乳和煎，以火熱力，乳水及膩各各分散；如是，月實，眾生命盡以業力散，形骸與識及諸入界各各分散，識為所依，以取法界及法界念並善惡業遷受他報。月實，譬如大吉善蘇，以眾良藥味力，熟功和合為之大吉善蘇，棄凡蘇性持良藥力，辛苦酸鹼澀甘六味以資人身，便與人身作色香味；識棄此身，持善惡業及法界等，遷受余報亦復如是。月實，蘇質如身，諸藥和合為大吉善。如諸法諸根和合為業，眾藥味觸資成於蘇。如業資識，服大吉善悅澤充盛，光色美好安隱無患，如善資識獲諸樂報。服蘇違法顏容變惡，慘無血氣色死士白，如惡資識獲諸苦報。月實，吉善寶蘇無手足眼，能取良藥色香味力；識亦如是，取法界受及諸善業，棄此身界受於中陰得天妙念，見六慾天、十六地獄。見己之身，手足端嚴諸根麗美，見所棄屍云『此是我前生之身』，復見高勝妙相天宮種種莊嚴，花果卉木藤蔓蒙覆，光明赫麗如新煉金眾寶鈿飾。彼見此已心大歡喜，因大喜愛識便托之。此善業人捨身受身安樂無苦，如乘馬者棄一乘一。譬如壯士武略備具，見敵兵至著堅甲冑，乘策驥駿所去無畏；識資善根棄出入息，舍界入身遷受勝樂，亦復如是，自梵身天爰至有頂生於其中。」

爾時，會中大藥王子，從座而起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識舍於身作何色像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大藥，汝今所問是大甚深佛之境界，唯除如來，更無能了。」

於是賢護勝上童真白佛言：「大藥王子所問甚深，其智微妙敏利明決。」

佛告賢護：「此大藥王子，已於毗婆屍佛所植諸善根。曾於五百生中生外道家，為外道時常思識義，識者云何？云何為識？於五百生不能決了，識之去來莫知由緒。我於今日，為破疑網令得開解。」

於是賢護勝上童真，謂大藥王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仁今所問微妙甚深，月實之問其義淺狹猶如嬰兒，心游外境而不知內。正法希聞，諸佛難遇，佛圓廣智無測深慧至妙之理，應專啟請！」

時，大藥王子見佛熙怡，顏容舒悅如秋蓮開，踴躍歡喜一心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我愛深法！渴仰深法！常恐如來入般涅槃，不聞正法，而於五濁眾生之中，愚無所知不識善惡，於善不善、熟與不熟不能覺了，迷惑輪轉生死苦趣。」

佛告大藥王子：「如來正法難遇難得！我於往昔為半伽他，登山自墜棄捨身命為求正法，經歷無量百千萬億種種苦難。大藥，汝所希望皆恣汝問，我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唯然奉教！世尊，識相云何？願垂開示。」

佛告大藥：「如人影像現之於水，此像不可執持，非有無辨，如芻洛迦形，如渴愛像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渴愛？」

佛言：「如人對可意色眼根趣之，名為渴愛。猶持明鏡視己面像，若去於鏡，面像不見；識之遷運亦復如是，善惡業形與識色像皆不可見。如生盲人，日出日沒、晝夜明闇皆悉不知；識莫能見亦復如是。身中渴愛受想不可見，身之諸大、諸入、諸陰，彼皆是識。諸有色體眼耳鼻舌及身色聲香味觸等，並無色體，受苦樂心皆亦是識。大藥，如人舌得食物知甜苦辛酸鹼澀等，六味皆辨。舌與食物俱有形色而味無形，又因身骨髓肉血覺知諸受。骨等有形，受無形色。知識福非福果，亦復如是。」

時，賢護勝上童真，禮佛雙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此識可知福非福耶？」

佛言：「善聽！非未見諦而能見識。識不可視，非如掌中阿摩勒果，識不在於眼等

之中。若識在於眼等之中，剖破眼等應當見識。賢護，恆沙諸佛見識無色，我亦如是見識無色。識非凡愚之所能見，但以譬喻而開顯耳！賢護，欲知識之罪福，汝今當聽！譬如有人為諸天神或乾闥婆等，及塞建陀等鬼神所著。賢護，於意云何？其為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體求於身中可得見不？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。天等鬼神所著，其著之體無色無形，身內外求皆不可見。」

「賢護，其為福勝諸大天神之所著者，即須好香花燒眾名香，香美飲食清淨安置，祭解供具咸須華潔。如是此識為福資者，便獲尊貴安樂之果，或為人王，或為輔相，或豪望貴重，或財富自在，或為諸長，或作大商主，或得天身受天勝果。由識為福資身獲樂報，如彼福勝天神所著，得勝妙花香香美飲食，便即歡喜病者安隱。今得尊貴豪富自在，當知皆是由福資識身獲樂果。賢護，其為富丹那等下惡鬼神之所著者，便愛糞垢腐敗涕唾諸不淨物，以此祭解歡喜病癒。其人以鬼神力隨鬼神欲，愛樂不淨臭朽糞穢。識以罪資亦復如是，或生貧窮，或生餓鬼及諸食穢畜生之中種種惡趣，由罪資識身獲苦果。賢護，勝上天神其著之體無質無形，而受種種香潔供養，識福無形受勝樂報亦復如是。富丹那等下惡鬼神，為彼著者，便受不淨穢惡飲食，識資罪業獲諸苦報亦復如是。賢護，當知識無形質，如天等鬼神所著之體；供具飲食所獲好惡，如資罪福得苦樂報。」

大藥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見欲因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互因生欲，猶如鑽燧兩木互因，加之人功而有火生。如是因識，及因男女、色聲香味觸等，而有欲生。譬如因花生果，花中無果，果生花滅；如是因身顯識，循身求識，識不可見，識業果生身便謝滅，身骨髓等不淨諸物咸悉銷散。又如種子持將來果味色香觸，遷植而生；識棄此身持善惡業，受想作意，受來生報亦復如是。又如男女愛慾，歡會分離而去；識業和合戀結愛著味玩貪吝，報盡分離隨業受報，父母因緣中陰對之，以業力生識獲身果。愛情及業，俱無形質。欲色相因而生於欲，是為欲因。大藥，云何見戒取因？戒謂師所制戒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等行。取謂執取。是戒作如是見，因是持戒，當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。以是因故獲於勝有，謂受人天等身，斯皆是有漏善非無漏善。無漏之善無陰熟果，今此戒取是有漏種植之，於識執善惡業識不淳淨，煩惱因故受熱惱苦，是為見戒取因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取天身乃至取地獄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識與法界持微妙視，非肉眼所依以為見因。此微妙視與福境合，見於天宮欲樂嬉戲，見已歡喜識便繫著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當往彼。』染愛戀念而為有因，見已故身臥棄屍所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屍是我大善知識！由其積集諸善業故，令我今者獲於天報。』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此識於屍既有愛重，何不托止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譬如剪棄鬚髮，雖見烏光香澤，寧不更植於身令重生不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。已棄鬚髮，不可重植於身令其更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大藥，已棄之屍，識亦不可重託受報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此識冥寞玄微，無質可取，無狀可尋，云何能持象等大身眾生，縱身堅固猶若金剛，而能貫入壯夫之身，力敵九象而能持之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譬如風大無質無形，止於幽谷或竅隙中；其出暴猛，或摧倒須彌碎為塵粉。大藥，須彌風大色相云何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風大微妙無質無形。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風大微妙無質無形；識亦如是，妙無形質，大身小身咸悉能持，或受蚊身、或受象身。譬如明燈，其焰微妙置之於室，隨室大小眾闇咸除；識亦如是，隨諸業因任持大小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，諸業相性彼復云何？以何因緣而得顯現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生諸天宮食天妙膳安寧快樂，斯皆業果之所致也。如人渴乏巡遊曠野，一得清涼美水，一無所得受渴乏苦。得冷水者無人持與，受渴乏者亦無遮障不許與水，各以業因受苦樂報。大藥，應當以是見善惡業，如空中月白黑二分，又如生果由火大增熟便色異；如是此身由福增故生勝族家，資產豐盈金寶溢滿勝相顯盛，或生諸天宮快樂自在，斯皆善業福相顯現。譬如種子植之於地，果現樹首，然其種子不從枝入枝而

至樹首，割析樹身亦不見子，無人持子置於枝上，樹成根固求種不見；如是諸善惡業咸依於身，求之於身亦不見業。如因種有花，種中無花；因花有果，花中無果；花果增進，增進不見。因身有業、因業有身，身中無業、業中無身，亦復如是。如花熟落其果乃現，身熟謝殞業果方出。如有種子，花果之因具有；如是有身，善惡業因備在。彼業無形亦無熟相，如人身影無質無礙，不可執持，不繫著人，進止往來隨人運動，亦不見影從身而出。業身亦爾，有身有業而不見業，繫著於身亦不離身而能有業。如辛苦澀殊味諸藥，能滌淨除一切病，令身充悅顏色光澤，人見之者知服良藥。藥味可取，熟功無形，視不可見，執不可得，而能資人膚容色澤。業無形質能資於身，亦復如是。善業資者，飲食衣服、內外諸資豐饒羨麗，手足端正形容姝好，屋室華侈，摩尼金銀眾寶盈積，安寧快樂歡娛適意，當知此為善業之相。生於下賤邊地貧窮，資用闕乏希羨他樂，飲食粗惡或不得食，形容弊陋所止卑下，當知此為惡業之相。猶如明鏡鑑面好醜，鏡像無質取不可得；如是識資善不善業，生人天中，或生地獄、畜生等中。大藥，應當如是見業與識和合遷化。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，云何微識能持諸根能取大身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譬如獵者入於山林，持弓毒箭而射香象，箭毒沾血毒運象身，支體既廢根境同喪，毒流要害，身色青赤猶如淤血，毒殺像已便即遷化。於意云何？毒與象身多少大小，可得比不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毒與象身多少大小，其量懸殊不可為對，猶如須彌比之芥子。」

「大藥，如是識棄此身以取諸根，棄此諸界隨業遷化，亦復如是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微細之識任持大身而不疲倦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，難陀、烏波難陀二大龍王各繞三匝。二龍大息搖振須彌，內海中水咸變成毒。此二龍王長大力壯，和修吉龍、德叉迦龍二大龍王亦與之等。於意云何？四龍王識，與蚊蚋識寧有異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，四龍、蚊蚋其識無異。」

「大藥，如一小涕跋錯那婆，入四龍口，四龍便死。於意云何？小涕藥毒，龍口中毒，何毒為大？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龍口毒大，小涕藥毒甚為微少。」

「大藥，大身眾生力敵九象，微妙之識無色無形，非分別量，隨業任持亦復如是。如尼瞿陀子極微細，種之生樹，婆娑廣大枝條百千。於意云何？其子與樹大小類不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，其子與樹大小相懸，如藕絲孔比虛空界。」

「如是，大藥，樹於子中求不可得，若不因子樹則不生，微細尼瞿陀子能生大樹。微細之識能生大身，識中求身身不可得，若除於識身則無有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云何金剛堅固不可壞識，止於危脆速朽身內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譬如貧人得如意寶，以寶力故高宇雕鏤，妙麗宮室園林郁茂，花果敷榮象馬妓侍，資用樂具自然而至。其人於後失如意寶，眾資樂具咸悉銷滅，如意神寶堅固真牢縱千金剛不能毀壞，所生資用虛假無常速散速滅；識亦如是堅固不壞，所生之身速朽速滅。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，柔妙之識，云何穿入粗鞕色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水體至柔，激流懸泉能穿山石。於意云何？水石之質，鞕軟如何？」

大藥言：「世尊，石質堅鞕猶若金剛，水質柔軟為諸樂觸。」

「大藥，識亦如是至妙至柔，能穿剛鞕大身之色，遷入受報。」

大藥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，眾生捨身，云何生諸天中？乃至云何生於地獄等中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眾生臨終之時福業資者，棄本之視得天妙視。以天妙視見六慾天，爰及六趣見身搖動，見天宮殿及歡喜園雜花園等。又見諸天處蓮花殿，麗妓侍繞笑謔嬉戲，眾花飾耳，服憍奢耶，臂印環釧種種莊嚴，花常開敷眾具備設。見天天女，心便染

戀歡喜適意，姿顏舒悅面若蓮花。視不錯亂，鼻不虧曲，口氣不臭，目色明鮮如青蓮葉，身諸節際無有苦痛，眼耳鼻口又無血出，不失大小便利，不毛驚孔現，掌不死黃，甲不青黑，手足不亂亦不捲縮。好相顯現，見虛空中有高大殿，彩柱百千雕麗列布，垂諸鈴網，和風吹拂清音悅美，種種香花莊嚴寶殿，諸天童子眾寶嚴身遊戲殿內。見已歡喜，微笑齒現如君圖花，目不張開亦不合閉，語音和潤，身不極冷亦不極熱，親屬圍繞亦不憂苦。日初出時當舍其壽，所見明白無諸黑闇，異香芬馥四方而至。見佛尊儀歡喜敬重，見已親愛歡喜離辭猶如暫行，便即旋返安慰親知，不令憂惱有流法爾：『生必當死，勿以分別而生苦惱。』大藥，善業之人臨命終時，好樂佈施，種種伽他、種種頌嘆、種種明白、種種稱說正法之教，如睡不睡安隱舍壽。將舍壽時，天父天母同止一座，天母手中自然花出。天母見花顧謂天父：『甚為福吉希奇勝果！天今當知，子慶之歡時將不久。』天母遂以兩手搖弄其花，弄花之時命便終盡，無相之識棄捨諸根，持諸境業棄捨諸界，持諸界事遷受異報。猶如乘馬棄一乘一，如日愛引光，如木生火，又如月影現澄清水，識資善業遷受天報，如脈風移速托花內。天父天母同座視之，甘露欲風吹花七日，寶珶嚴身曜動炫煥，天童朗潔現天母手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世尊，無形之識，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？云何有形止因緣內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如木和合相觸生火，此火木中求不可得，若除於木亦不得火，因緣和合而生於火，因緣不具火即不生，木等之中尋火色相竟不可見，然咸見火從木中出。如是，大藥，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，有形身中求識不得，離有形身亦無有識。大藥，如火未出火相不現，亦無暖觸諸相皆無。如是，大藥，若未有身，識受想行皆悉不現。大藥，如見日輪光明照曜，而諸凡夫不見日體，是黑、是白、黃白、黃赤皆不能知，但以照熱、光明出沒、環運諸作用事而知有日；識亦如是，以諸作用而知有識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為識作用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受覺想行思憂苦惱，此為識之作用。復有善不善業，熏習為種，作用顯識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？識舍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當爾之時，識作何相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如有丈夫長臂勇健著堅甲冑，馬疾如風乘以入陣，干戈既交心亂墜

馬，武藝捷習還即跳上；識棄於身速即受身，亦復如是。又如怯人，見敵怖懼乘馬退走；識資善業，見天父母同座而坐，速托生彼亦復如是。大藥，如汝所問，識棄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當爾之時，識作何相？大藥，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，手足面目及諸形狀與人不異，體質事業影中皆無，無冷無熱及與諸觸，亦無疲乏肉段諸大，無言聲、身聲、苦樂之聲；識棄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相亦如是。大藥，是資善業生諸天者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云何識生地獄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行惡業者入於地獄，汝當諦聽！大藥，此中眾生積不善根，命終之時作如是念：『我今於此身死，棄捨父母親知所愛，甚大憂苦！』見諸地獄及見己身應合入者，見足在上，頭倒向下，又見一處地純是血，見此血已心有味著，緣味著心便生地獄，腐敗惡水臭穢因力識托其中。譬如糞穢臭處，臭酪臭酒諸臭因力，蟲生其中；入地獄者托臭物生，亦復如是。」

賢護勝上童真合掌白佛言：「地獄眾生作何色相？身復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其愛血地生地獄者，遍身血光，身如血色；生湯隍者，身如黑云；生乳湯河者，身點斑雜作種種色體極軟脆，猶如貴樂嬰孩之身。其身長大過八肘量，鬚髮身毛並長垂曳，手足面目虧曲不全，閻浮提人遙見便死。」

大藥白佛言：「地獄眾生以何為食？」

佛言：「大藥，地獄眾生食無少樂，惶懼馳走，遙見鎔銅赤汁，意謂是血眾奔趣之。又有聲呼：『諸有飢者可速來食！』便走向彼，至已而住以手承口，獄卒以熱銅汁寫手掬中，逼之令飲，銅汁入腹，骨節爆裂，舉身火起。大藥，地獄眾生所食之物，唯增苦痛無少安樂。地獄眾生苦痛如是，識不捨之亦不毀壞，身如骨聚識止不離，非業報盡苦身不捨。飢渴苦逼，便見園林花果敷榮廣博翠茂，見已喜笑互相謂言：『此園翠茂清風涼美！』眾急入園須臾暫樂，樹葉花果咸成刀劍斬截罪者，或中破身份為兩段，或大叫呼四面馳走。獄卒群起執金剛棒，或執鐵棒、鐵斧、鐵杖，齧唇嗔怒身出火焰，斫棒罪者遮不令出，斯皆己業見如是事。獄卒隨罪者後，語罪者云：『汝何處去？汝可住此，勿復東西，欲何逃竄？今此園者，汝業莊嚴，可得離不？』如是，大藥，地獄眾生受種種苦，七日而死還生地獄；以業力故，如遊蜂採花還歸本處。罪業眾生應入地獄，初死之時見死使來，系項驅逼身心大苦入大黑闇，如被劫賊執捉將去，作如是言：『訶訶禍

哉！苦哉！我今棄閻浮提種種愛好親屬知友，入於地獄。我今不見天路，但見苦事！如蠶作絲自纏取死，我自作罪為業纏縛，罥索系項牽曳驅逼將入地獄。』賢護，罪業眾生生地獄者苦相如是。」

爾時，賢護與大藥王子，聞說是已，身驚毛豎，俱起合掌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俱歸依佛，請垂救護。願今以此聞法功德，未脫有流處生死輪，不落三塗，入於地獄。」

賢護復白佛言：「欲有所請，唯願聽許。」

佛言：「如汝希望，恣汝所問。」

賢護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云何為積？云何為聚？云何為陰？云何為身不遷？」

佛言：「賢護，智界、見界、意界、明界，以此四界和合成身。四界境識，名之為積。聚謂六界、六入、六入境、三界因、二入因，即鬚髮毛爪、皮肉膿血、涕唾黃痰、脂[月+冊]髓液、手足面目、大小支節，和合崇聚名之為聚。猶如谷豆麻麥，積集聚貯而成高大，謂之為聚。其地水火風空識，名為六界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名為六入。色聲香味觸法，名六入境。即貪嗔痴，名三界因。又風黃痰亦名三因。二入因者，謂戒與信。又有二因，謂舍與施。又有二因，謂進與定。又有二因，謂善不善。其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四名無色陰。受謂領受苦樂等相及不苦不樂之相，想謂知苦樂相，行謂現唸作意及觸，識者是身之主，遍行諸體，身有所為莫不由識。不遷者，謂身語意淨證獲道果，此人死已識棄有陰，不重受有、不流諸趣極樂而遷，不復重遷是名不遷。」

於是賢護與大藥王子，禮佛雙足白言：「世尊，佛一切智說此法聚，當於未來作大利益安樂眾生。」

佛言：「如來法聚常住非斷，一切智者知而不為。我經無量勤苦積集智光，今說此經。此正法日，為諸眾生作大明照，德譽普流一切智海。為能調心流注者說此經。所在之處請誦解說，諸天、鬼、神、阿修羅、摩睺羅伽，咸悉擁護皆來拜禮，水、火、王、賊等怖皆不能害。諸比丘，從今已往，於不信前勿說此經，求經過者慎勿示之，於尼乾子、尼乾部眾諸外道中亦勿說之，不恭敬渴請亦勿為說。若違我教虧損法事，此人則為虧損如來。諸比丘，若有禮拜供養此經典者，應當恭敬供養是人，斯人則為持如來藏。」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「當勇超塵累， 勤修佛正教，

除滅死軍眾， 如象踐葦廬。

持法奉禁戒， 專精勿虧怠，

以棄生流轉， 盡諸苦有邊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賢護勝上童真、大藥王子，並諸比丘、菩薩摩訶薩，天、人、阿修羅、乾闥婆等，普大會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